

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之说辩正

李最欣

(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, 浙江 杭州 310036; 杭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36)

摘要:“十年”一词在罗隐诗中频繁出现,其含义往往乃近十年或十数年之谓,说成十年仅是取其整数。罗隐以诗自述科名蹭蹬时所说的“十年”,用法正是如此。《吴越备史》一书首创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之说的时侯,或者是误解了罗隐诗“十年”的含义,或者如罗隐一样,也是取其整数。此后的学者谈及罗隐时一直因袭《吴越备史》之说,从无异议,从而使今日的研究者在罗隐应举的次数上总是认识不清。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,如罗隐自己所晚,是十二三次,今日引用“凡十上不中第”之说的时侯,需要仔细辨正。

关键词:罗隐;科举;辩正

中图分类号:K207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06)05-0082-03

历来研究罗隐的学者往往说罗隐凡十上不中第,但我们细读罗隐诗文后会发现,罗隐应举的次数不止十次。罗隐一生究竟应举多少次?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说法是怎么来的?这些问题需要仔细探讨。

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说法最早见于北宋初年钱俨《吴越备史》卷二的记载:“……隐本名横,凡十上不中第,遂更名。”^{[1] (P6203)}此后,历代载籍一直沿袭此说,从无异议。例如,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六《晚唐诗人》条云:“罗隐乾符中举进士十上不第。”^{[2] (P5307)}清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卷八十四云:“隐本名横,貌寝陋,凡十上不中第,遂更今名。”^{[3] (1217)}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七云:“隐字昭谏,新城人,本名横,以十举不中第,乃更名。”^{[4] (1517)}

《鹤林玉露》、《十国春秋》并不专门研究罗隐,此三书介绍罗隐时因袭成说,情有可原。四库馆臣的考证本领久享盛名,但对罗隐科第的次数仍未予以留意,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,同时也可见《吴越备史》之说的影响之大。其实最能说明《吴越备史》之说影响力的,还不是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,而是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《唐才子传校笺》卷九《罗隐传》

的校笺者是周祖谟、吴在庆先生。二先生对辛文房关于罗隐“乾符初举进士,累不第”之说的笺注,追本溯源,钩玄索隐,既正前贤之误,又释今人之疑,堪称十分精审。可惜临末却说:“又隐《逼试投所知》诗(《全唐诗》卷六五七)云:‘此地十年频偷眼,二月春风最断肠。……寻思仙骨终难得,始与回头问玉皇。’据此,则隐确尝十上不第。”^{[5] (115)}明确地以“十年”为依据断定罗隐“十上不第”。这里的“十年”确实是指应举而言,但未必是整十年,因为近十年或十数年均可以说“十年”。退一步说,即使此处的“十年”是整十年,“十年此地频偷眼,二月春风最断肠”是说他整整考了十年了还未考上,罗隐应举的次数仍然不会是十次,因为诗题《逼试投所知》之“逼试”是说快要考试了,“此地十年频偷眼”是说写此诗时诗人在京都长安应举已经十年了,可见如果说此诗中的“十年”是整十年,那么罗隐写此诗时就是第十一次应举。这样,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说法仍然站不住脚。

一生究竟应举多少次,罗隐自己的陈述前后颇不一致。例如:

(1)《谢湖南于常侍启》:“……随贡部以凄惶,将怜十上……”^{[6] (P287)}

(2)《逼试投所知》:“十年此地频偷眼,二月春风最断肠。”^{[6] (P57)}

(3)《投前夏口韦尚书启》:“仅逾十上,幸免一鸣。”^{[6] (P283)}

(4)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:“十二三年就试期,五湖烟月奈相违。”^{[6] (P182)}

《谢湖南于常侍启》“随贡部以凄惶,将怜十

收稿日期:2006-04-24

基金项目: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《十国诗文集版本考述和十国文学研究》(课题编号:06CZW004)系列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:李最欣(1968—),男,陕西省大荔县人,博士,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,现为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。

上……”、《逼试投所知》“十年此地频偷眼，二月春风最断肠”的句子都很容易给人留下罗隐曾“十举不第”的印象，《吴越备史》的作者也许是受到了罗隐此类言词的影响，从而断定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，至少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的校笺者正是根据《逼试投所知》一诗断定罗隐“确尝十上不第”的。但是罗隐《投前夏口韦尚书启》“仅逾十上，幸免一鸣”显然是说他考了十次以上，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“十二三年就试期，五湖烟月奈相违”又进一步明确地说他考了十二三次。还有，罗隐衰老之年有一首题为《偶兴》的诗。该诗曰：“逐队随行二十春，曲江池畔避车尘。如今赢得将衰老，闲看人间得意人。”^{[6] (P97)}“逾十上”、“十二三年就试期”、在长安生活了“二十春”均可说明《吴越备史》所云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说法是靠不住的。

罗隐自述科考经历时的言词抵牾不仅表现在科考次数一件事上，对“十年”这样一个时间段他考了几次这样的问题，罗隐的陈述仍然支支吾吾，含混不清，真让人如坠云里雾中，无所适从。

例如，《投湖南王大夫启》云：“十年恸哭于秦廷，八举摧风于宋野。”^{[6] (P288)}《投秘监韦尚书启》又云：“十年索米于京都，六举随波而上下。”^{[6] (P292)}如果说此二处的“十年”指整十年而言，那么，都是“十年”，都是在京师，都是讲科考的事，一说是“八举”、一说是“六举”，究竟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，这问题不要说今人解答不了，就是让罗隐自己解答，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认定罗隐所说“十年”只是泛指，就是说，举其成数是“十年”，而并非恰好是“十年”。这样讲，可以顺利地解决诸多疑惑。例如，认为“六举随波而上下”的诗句写于罗隐 34 岁时，则罗隐自 27 岁入京以来八个年头了，举其成数，自然可说是“十年索米于长安”。“十年恸哭于秦廷，八举摧风于宋野”写于罗隐 39 岁或 40 岁时，罗隐自入京应举以来是十三或十四个年头了，自然仍可说是“十年恸哭”。

那么，罗隐诗中的“十年”是否常常指近十年呢？这需要进一步考察。

三

《罗隐集》中明言是“十年”的诗文有 13 篇，明言是“十载”的有 2 篇，除以上“十年此地频偷眼”^{[6] (P57)}、“十年恸哭于秦廷”、“十年索米于京都”三篇外，其余 12 篇抄录如下：

(1)《皇陂》：“十年流水见归心。”^{[6] (P19)}

(2)《寄杨秘书二首》：“十载兵戈从板輿。”^{[6] (P24)}

(3)《得宣州窦尚书书因投寄》：“十年侯国阻趋

尘。”^{[6] (P24)}

(4)《春日叶秀才曲江》：“十年尘眼未曾开。”^{[6] (P27)}

(5)《抚州别阮兵曹》：“十年别鬓疑朝镜。”^{[6] (P62)}

(6)《临川投穆中丞》：“十年渔艇长苔痕。”^{[6] (P66)}

(7)《赠高先辈令狐补阙》：“阻避钧衡过十年。”^{[6] (P71)}

(8)《寄处默师》：“十年顾我醉中过。”^{[6] (P107)}

(9)《江夏酬高崇节》：“十年虽抱疾。”^{[6] (P119)}

(10)《官池秋夕》：“十载烟尘奈尔何。”^{[6] (P134)}

(11)《送光禄崔卿赴阙》：“十年目断望西辕。”^{[6] (P139)}

(12)《丁亥岁作》：“十年心地仅成灰。”^{[6] (P149)}

这么多含有“十年”意思的诗文，表明罗隐在诗文中喜欢用“十年”，用“十年”成了他作诗文时的习惯，也表明罗隐所用的“十年”意思多数是泛指，不可认定为正好是“十年”。很能为我们这种观点作证的是《丁亥岁作》中的“十年心地仅成灰”一句。丁亥岁为咸通八年，即 867 年，当时罗隐 35 岁，自 27 岁在京应举到 35 岁，仅九个年头；如果说“十年”指在京十年，应从罗隐 26 岁入京算起，那么，33、34 岁两年罗隐不在京都，罗隐在京仅八个年头。可见，如果举其准数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丁亥年对罗隐都不会是“十年”。罗隐之所以说成“十年”者，乃是举其成数。

同样道理，罗隐《谢湖南于常侍启》所云“随贡部以凄惶，将怜十上”的“十上”与《投前夏口韦尚书启》“仅逾十上，幸免一鸣”的“十上”也只是言其多，并非真的指恰好是“十次应举”，这样解释，“将怜十上”与“仅逾十上”就不会有矛盾了。战国时人苏秦“书十上而说不行”，“十上”就是言其多，并非真是十次。后人诗文中所云“十上”应当是引苏秦此典故，也是言其多。唐诗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。例如贯休《怀钱唐罗隐章鲁封》云：“二子依公子，鸡鸣狗盗徒。青云十上苦，白髮一茎无。”^{[7] (P9436)}不能认为贯休写此诗时罗隐与章鲁封应举次数相等，而且正好都是十次。五代时西蜀诗人唐求《伤张玖秀才》云：“铜梁剑阁几区区，十上探珠不见珠。”^{[7] (P8389)}（《全唐诗》卷 724）；《玉泉子》（不分卷）云唐代“进士李昭嘏，举十上不第”^{[8] (P1432)}；《太平广记》卷 155 引《野史》云晚唐人“河中少尹郑复礼，始应进士举，十上不第，困厄且甚”；^{[9] (卷 155)}《文苑英华》卷 390 有唐僖宗中和（881—885）年间登进士第的薛廷珪所撰制书《授刘崇彝都官郎中制》：“敕具官刘崇彝，……才优数奇，十上不第。……”^{[10] (卷 155)}这四个“十上不第”均是言其应举次数之多，不可认为一定是十次。

再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。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十：“卢汪门族，甲于天下，因官，家于荆南之塔桥，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，满朝称屈。”^{[11] (P1661)}但到了宋代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 66 则云：“卢注，注，门族甲天下，因宦，家于荆南，举进士二十上不第。”^{[12] (卷 66)}《全唐诗》卷 768 即云：“卢注，家荆南，举进士二十上不第。”^{[7] (P8809)}按，卢注，即卢汪。五代王定保所说的“二十余上”到了南宋计有功笔下就成了“二十上”，可见，举其成数不但是唐人的习惯，宋人仍然如此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对于近十年、十数年这样的时间概念，罗隐并不总是举其成数而说成“十年”的。且看如下八个例子。

(1)《别池阳所居》：“火耨刀耕六七年。”^{[6] (P43)}

(2)《和禅月大师见赠》：“飘荡秦吴十余载。”

[6] (P55)

(3)《偶题》：“钟陵醉别十余春。”^{[6] (P132)}

(4)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：“十二三年就试期。”

[6] (P182)

(5)《送支使萧中丞赴阙》：“八年刀笔别京华。”

[6] (P95)

(6)《乌程》：“两府攀陪十五年。”^{[6] (P97)}

(7)《送梅处士归宁国》：“十五年前即别君。”

[6] (P107)

(8)《钱塘见芮逢》：“罹乱相兼十九年。”^{[6] (P141)}

如果举其成数，六七年、八年、十余年、十五年均可谓之“十年”，十九年可谓之二十年，但罗隐没有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前四个例子还可以解释为是为了作诗时七言句法的需要，后四个例子只能解释为罗隐表述“近十年”、“十数年”这样的时间概念，是举其成数还是说其准数，并无一定之规。尽管如此，从《丁亥岁作》的“十年心地竟成灰”和《投湖南王大夫启》所云“十年恸哭于秦廷，八举摧风于宋野”以及《投秘监韦尚书启》所云“十年索米于京都，六举随波而上下”的例子看，“十年”并非一定指整十年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。

“十年”、“十上”泛指很多次，应该会有什么

问题了。可惜《吴越备史》的作者似乎不懂这一点，所以说出了“隐本名横，凡十上不中第，遂更名”这样的话，此后的学者未予细察，均以讹传讹。

综上所述，可得出如下结论：

一，《吴越备史》卷二认为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的说法，或者是误解了罗隐诗中“十年”的含义，或者如罗隐一样，是取其整数，今人不能以此为据而断定罗隐一生应举不第的次数正好是十次。

二，从《偶兴》“逐队随行二十春，曲江池畔避车尘”和《投前夏口韦尚书启》“仅逾十上，幸免一鸣”以及《感弄猴人赐朱绂》“十二三年就试期，五湖烟月奈相违”这三个例子可以断定，罗隐一生应举的次数超过了十次，或者说，罗隐应举的次数是十二三次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傅璇琮等.《五代史书汇编》[M].杭州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.
- [2] 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本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.
- [3] 清吴任臣撰.《十国春秋》[M].中华书局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.
- [4]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(整理本)[M].中华书局 1997 年 1 月第 1 版.
- [5] 傅璇琮主编《唐才子传校笺》(第 4 册)[M].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第 1 版.
- [6] 雍文华校辑.《罗隐集》[M].中华书局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.
- [7] 《全唐诗》(全 15 册)[M].中华书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.
- [8] 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第 1 版.
- [9] 宋李昉编.《太平广记》[M].中华书局 1961 年第 1 版.
- [10] 宋李昉编.《文苑英华》[M].中华书局 1966 年第 1 版.
- [11] 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第 1 版.
- [12] 宋计有功撰《唐诗纪事》[M].中华书局 1965 年第 1 版.

备注：本文《罗隐“凡十上不中第”之说辨正》为浙江省 05 年度历史文化课题《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》(课题编号：05WZT060)。

About Luoyin's Ten Times Losses of Test in His Life

LI Zui-xin

(Zhejiang University Post-doctor, School of China Hangzhou Teacher's college, Hangzhou 310036, China)

Abstract: The term “ten years” that is often approximation is everyday expressions in Luoyin's poems. In fact, Luoyin had has twelvw or thirteen times test in his life, we must play a heave attention to it.

Key words: Luoyin; Test; Study.